

月饼的记忆

■谢淦才

小时候，月饼是稀有的物品，那属于零食的一种。月饼与中秋节相互绑定，中秋节一到就能吃上月饼。日日夜夜对中秋节的期盼，不过是舌尖味蕾对月饼香味的呼唤。

我的老家是高州市泗水镇一个叫干田的山村。在老家村口有一棵菠萝蜜树，那里是三岔路口，进村路到树前一分二。树的前面是一个猪肉档口，沿着树的右侧村道往右约走十米，有一排瓦房屋，左数第三家有一个小卖部，经营小卖部的是村里小学的一个数学老师。路过的村民喜欢跑进小卖部里，抽几口水烟筒，东拉西扯村里的八卦消息。我那时还没上小学，小卖部主人最喜欢看到我。每当我出现在他的小卖部里，一定会盯着水泥货架上装月饼的那个玻璃坛子。那里装着我心爱的月饼，一年四季常有，不用等中秋节的到来。月饼是五仁馅料的，用半透明白纸封装，外面贴一层红色标签，标签上面印着“火腿五仁”四字。如果是父亲带着我去小卖部，每次我都连买带闹地要吃上一个。有时父亲以“没带钱”为借口拒绝购买，店主则很配合地说：“可以赊数”，先把月饼从玻璃坛子里掏出来满足我的口腹之欲，之后再跟父亲结账。偶尔碰到父亲强硬拒绝，我则“硬碰硬”，要么嚎啕大哭，要么不回家。任凭父亲怎么拉扯，就是不移半步，吃不到月饼誓不罢休。往往到最后，都以父亲的“屈服”结束。妈妈后来常说我的蛀牙，就是那时候吃月饼太多导致的。

我对月饼的喜爱，不惜到了“要

挟”父亲的地步。有一年临近中秋节，父亲说要去“趁墟”，我问他“买不买月饼”，他说“月饼上火”。听到这话我肚子里的“馋虫”急了，以为他不买，非要尾随他盯着才放心。但父亲不愿带上我，说要买很多东西，车架不够位置坐人。然后他撇下我，独自骑上那辆26寸凤凰牌双杠脚踏自行车就出发了。我当然没被他说服，一直跟在他的车后面，沿着往镇上方向的公路跑啊跑，一直跑到两公里外的管理区驻地。他见用不开我，只好停下来，在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一封月饼给我带回去，才阻止了我前进的步伐。嘴馋的我，现场拆封“战利品”，开心地吃了起来。

小时候的中秋节，姑姑总会来看望奶奶，拿着的也是纸封的月饼。月饼渗出的香油，浸润着外面的包装纸显得通透，手摸上去异常光滑，香气隔着那层纸可以闻见。咬一口，松软可口，唇齿留香。最深刻的就是瓜子仁和瓜糖，非常有嚼劲。有些月饼馅料用的是肥猪肉，会有渣嚼不烂，吃到最后只好把它吐出来。奶奶不会让我一次吃太多，理由也是“易上火”。她把吃不完的纸封月饼，都藏在米缸里。我问为什么藏那里，奶奶说家里没有密封的罐子，米缸密封性好，外面有厚厚的木质缸盖，老鼠不会偷吃。那些米把月饼埋住，也不怕蚊虫来粘附，是最好的储藏室。

有一回，去茂南区山阁镇的大姨家，吃到平生不一样的月饼。大姨家的亲戚很多是在单位上班的，总会带

回来包装精美的各种款式的月饼。记得那次打开的是一盒金属盒包装的高档月饼，那个金属盒印刷得很讲究。圆形的外观，正面的盒盖有着凹凸的造型，上面印着一幅嫦娥奔月的彩图。揭开月饼盒的盖子，里面一个黄褐色的塑料托盘，5个月饼很完美地镶嵌在上面。中间一个大大的，四个小的环绕在周围。每个月饼都是塑料袋子独立密封包装，拆开包装里面还有脱氧保鲜剂。这是一盒双黄莲蓉月饼！月饼的皮很薄，跟莲蓉馅料完全融为一体，咬一口，完全分不出饼皮和馅料。莲蓉馅料很甜很黏牙，里面夹着的蛋黄则有点腥，但粉粉的感觉吃起来很爽口！这次体验，完全颠覆了我过往对月饼的认知。

这种惊艳感，直到出来工作后，竟然再次被改写。有一年临近中秋节，一个化州的朋友给我送了一盒他们乡下的“特产”：拖罗月饼。整盒拖罗月饼只有一个，像中秋节当月的月亮一样又圆又大。看着月饼盒上的重量标注，足足有2公斤的个头。我用刀切了一块下来品尝，里面竟然是椰丝、花生、杏仁等馅料。由于馅料和外面那一层皮相对独立，分离度高，因而特有嚼劲，那椰丝有时还塞进牙缝里。这月饼，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吃，足足吃了一个月才吃完。

月饼的记忆，于我而言，更多是对零食美食无理由的热爱，而浓郁的节日氛围，不过把这种热爱，变成了一种热闹，仅此而已。

深秋开的蓝雪花

■刘金林

深秋时节，尽管是在粤西，不过早晚都比较寒凉。周五晚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出小城，已经是一种习惯，一种充满了幸福的习惯。轻轻推开一周没有开的门，灯一亮，世界一下子就欢愉了。

一周浇水一次的绿植，半死不活的模样。看着让人心疼，又无可奈何，习惯性开阳台灯，然后浇水，竟然发现蓝雪花开花了！

这好比发现了新大陆还要惊喜，深秋开花，特别诧异，让人不得不佩服这种天然的，深根季节的美丽。

我种的蓝雪花和别人种的不一样，看到朋友圈很多蓝雪花都是深蓝色调。我的蓝雪花是淡蓝色调的，淡淡一抹蓝，没有过多明显的芬芳，就这样独自在这个长廊里悄然绽放。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绽放的，这个周末因为一朵蓝雪花而美丽！不，不能说是一朵，应该是一簇淡蓝的蓝雪花。

蓝雪花的特点和其他花不同，是由一瓣一瓣的淡蓝色的花瓣组成，遍布一小枝头，那花瓣好像数也数不清的样子，甚是好。看着这一簇深秋开的淡蓝的蓝雪花，我既欣喜又愧疚，这应该是这个秋季最美的慰藉吧，没有之一。

这株蓝雪花是我一年之前，在团团下单购买的，当时收到花后，特意拿去花店换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大一点的花盆，而这株蓝雪花似乎对于新主人这里很喜欢，在阳台上安家后不久，花开三五株，煞是好。而当时的绿枝也特别多，绿叶也特别多。我心里看到这样，情不自禁地沾沾自喜，这花开的，真美，真好！

后来半年后，这株蓝雪花却好像似乎厌倦

这里了，那些绿枝上的绿叶，隔三五五的枯萎了，形成了枯萎绿点相衬的模样。

我看着这样，也不着急，已然一如往常那样一周浇水一次，但是我知道这蓝雪花也许是生病，奈何我感觉都是一点不放在心上。

直到今年暑假快要结束，我看着一盆之前繁盛的蓝雪花，枝头上差不多全部布满了枯叶，只有零星的一片绿叶，我心里忽然抽搐了一下，这还能活下去吗？

我找到了小剪刀，先把枯死的叶子一瓣一瓣摘下来，在对那些枯枝修剪一下，把那些坏掉的枝叶一并剪除。

修剪后的蓝雪花，有点落寞，没有几片绿叶，我想，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的吧，这蓝雪花不能活下去，看它自己了。

我调了三粒之前买的没用过的绿植的肥料，和着清水浇上去，坚持了三周，这株蓝雪花开始起死回生了，枝头上的绿叶也多了起来。

我看到这情景，忍不住深呼吸几次，然后松了口气，不过心里还是感觉无比愧疚，是我亏待了这美丽的绿枝蓝雪花，几乎让它濒临死亡，而这株蓝雪花却从来都是沉默不语，默默承受着这些的好与不好，承受着这些关于生死的一切，而从来没有怨言放弃，哪怕仅仅只剩下几片绿叶。

它重新努力地长出一株蓝雪花应有的模样，不是为了给谁看，独自向着属于自己的命运轮回的轨迹，勇于长出一瓣一瓣淡蓝色的美丽。

我喜欢深秋开的蓝雪花，它淡雅的色调，它沉着地向着季节，长成自己独特的模样，让我感动了好久。

这淡蓝的蓝雪花，是秋季里我最喜欢的的美丽绽放！

花生粒粒寄乡情

■潘冬梅

花生，一个熟悉又“老土”的名字，还长着土壤般的“落后”外壳。可是丑丑的花生却粒粒皆宝贝，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食品。

花生味美香脆。花生制成的食品各式各样，别有风味。在茂名家乡常见的有：花生糖、白鸽糖、猫屎糖等，让人看见就垂涎三尺。酒楼、茶楼的煮花生、干烘花生、爆炒花生等人见人爱，最为火爆。古老传统风味的茂名粒也离不开花生做馅……总之，在日常饮食中随处可见这些香脆的花生。

花生可以榨油。在茂名家乡多数家庭都喜欢食用花生油。用花生鲜榨出来的油香味儿更加浓郁，炒出来的菜那真是香飘十里。什么芝麻油、橄榄油、菜籽油等都远远比不上它。勤劳的农民每年都会安排种些花生，收获后晒干，然后运去榨油。这些年我虽然在异乡生活，但也极少买食用油，习惯了吃家乡的花生油，每次不是从娘家寄来，就是从婆家带来。

花生不仅味美香脆，营养价值还相当高。它含有大量的植物甾体，具有预防大肠癌、乳腺癌和疏通心血管病有起到一定的功效。据说，每100

克花生含锌量约8毫克，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经常食用花生对身体能起到保健作用。因此花生向来比较受人喜欢。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种了几亩花生。可是父亲从来不肯留着花生去榨油食用，而是把它全部卖掉换钱给我们兄弟姐妹当学费。在当年，收花生是贫穷家庭的唯一盼头。一年种两季花生，早(春)季花生通常在农历正月就开始种，五月底至六月初就可以收了。而晚(秋)季则从农历六月底至七月初时种，十月初就可以收成。从种花生到收花生，生长历程大约一百天便有收成。最辛苦最煎熬的是整花生。把拔出来的花生一颗一颗地整好，还要筛去泥巴再挑去晒场上晒。收花生期间不知把父母的手磨出了多少泡，看着让人心疼。

拔下来的花生由我带着弟弟妹妹负责晒干。母亲总叮嘱我们：“等卖了花生就有钱交学费了，你们千万要留意天气变化呀。”我知道，母亲一声声的嘱咐，一句句的叮嘱，都看出了她无限的期盼！我知道被雨淋过后的花生，它的壳会逐渐变黑，花生仁也没有那么香脆了，这样的花生将卖不出去或

要降低一半价才有人要。所以，晒花生期间，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在阴凉处远远地坐着，小心翼翼地看护，既要防着鸡、鸭、鸟等来啄食，也要留意天气变化。一旦发现乌云密布时就立马把花生装起来挑回家，等天气晴朗了再挑出来晒。只要不下雨，我们就闲得无聊，自然也对花生产生了想法。有时趁大人不在场时，我总会偷偷地抓一把花生放进裤兜里，然后迫不及待地剥开往嘴里塞。刚放入口时是没有味道的，牙齿轻轻一嚼，香气顿时溢满了嘴，那一种浓郁的香味让人回味无穷。

卖花生时，必须筛选最好的才能卖个上价格，那些小颗的花生留着自已炒着配粥。炒花生容易上火，妈妈经常把花生煮着吃。总之，换着花样吃花生，实现花生自由，别说有多过瘾、多满足了。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也算花生了，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我来说，自然吃腻了。因此，这也是我对花生不屑一顾的原因之一。其次就是随着年龄逐渐大了，牙齿也不好了，对于硬点的食物我也懒得嚼了，但那些藏在花生里的故事和那香香脆脆的味儿却让我一生难忘！

我在田野里歌唱

■韵琪



我在田野里歌唱
歌唱这几条围成摇篮的小村庄
给予了我的温暖和芬芳
在这个小天地里我是自己的女王
辽阔的原野任由我的歌声飘荡

我在田野里歌唱
歌唱这独自放歌的青蛙郎
在星空下奏出了另一种生命的乐章
它的歌声
装满了我归途的篮筐

我在田野里歌唱
小鸟飞过这一片丰收的金黄
每一株沉甸甸的稻穗
都飞扬着母亲蛋炒饭的清香
谁知道远行的日子里
母亲的双眼一直追随着我的飞翔

我在田野里歌唱——
歌唱这一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秉持了祖辈不变的信仰
孕育了世代更迭的力量
这生我育我的土地
我把它爱到骨髓里
生生不忘

第三十八章

-2-

一番家常话聊下来，龙涛明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近况诉知了母亲和妹妹。

对于儿子的工作，阮英并不担心，更在乎的是他的身体健康和感情着落：“仔呀，这几年你不在阿妈身边，阿妈照顾不到你。你平日工作又忙，住的厂里，吃的集体饭堂，肯定不如家里好。”说到这里，阮英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才继续讲：“如果你能早日成个家，阿妈就放心了。趁阿妈这几年身板还硬朗，可以帮你照顾孩子，你是什么时候要好好考虑结婚这件事了啊！”

知道母亲一直挂心自己，龙涛明如实汇报：“妈，你放心！我有女朋友了，不但人品好，长得可漂亮了，下次我再带她回来见您。”阮英一听，高兴得一手抓住儿子的肩膀，满脸期待说：“仔呀，春节就带她回来吧！我养了一年多的土鸡可肥了，留着到时候给她吃。”

虽不想使母亲失望，但无奈春节是真没办法带韩小倩回家。龙涛明只好面露内疚之色，向母亲解释：“妈，今年春节我得在厂里值班。加上生产改扩建，任务繁重，我很难抽出时间回来，等到春节过后吧。”

阮英稍有失落，不过她理解儿子的难处并不强求，转而兴致勃勃地不停询问儿子女朋友的情况，从名字、籍贯、年龄到工作，再从脾气性格、家里人口到父母职业，全都一轮嘴地问了个遍，甚至还问了句：“她和刘晓庆比，谁更漂亮呀？”母亲机关枪似的发问，弄得龙涛明有些哭笑不得，但孝顺的他一一耐心地给出了让母亲满意的回答。

这时，一直在龙涛明和小张身边斟茶倒水的龙诺，出声提醒阮英：“妈，鸡还没切呢！要不让我哥先去炒几道菜，待会再边吃边聊？”阮英这才一拍大腿，爽朗地笑着说：“诺诺提醒得对！你和小张一路开车回来该饿了，赶紧炒菜吃饭。”说完就站起身直奔后厨厨房。

突然想起上次去日本出差，给母亲买的胃药不知效果如何，龙涛明便问阮英：“妈，上次给您买的进口胃药，您吃了有用吗？如果有，我还可以叫朋友帮忙再买。”阮英轻按两下他的手臂：“仔呀，那种进口

药吃了是能消解胃气胀，但不能治根本，不如我在坡头镇龙医生那儿开的一个疗程中药来试试效果。我今天还跟诺诺说，准备送龙医生一面锦旗呢！”听到母亲的老毛病有好转，龙涛明的高兴溢于言表：“这锦旗该送！妈，今晚您掌勺，我来给您打下手。”

阮英虽然没读过书，但非常聪明。小时候被卖到谭姓地主家做佣人。谭地主是个美食家，民国年间通过省城的儿子高薪聘请了当时江南八大名厨之一的陈一贯来家中当厨师，作为佣人的阮英每日都能见识到这位名厨的精湛厨艺，并将其多道菜式做法都默默熟记于心。经长年累月，她自学着也练出了一手好厨艺，加上她又善于因材施教，即使只用番薯、芋头这样的普通食材，她也能做出鲜滴滴香喷喷的菜肴，引得亲戚们总爱来串门。

今晚母子俩齐上阵，默契配合，动作利索地做出了生蒜炒香鸡、香菇豆腐八角煲腩肉、煎炒酸辣脆碗鱼和水芋头粒焗焗焗四道菜，饭菜香飘满屋，馋得小张直咽口水。虽说龙涛明是给母亲打下手的，但其实他自小就跟着母亲学习厨艺，而且尽得真传，还从中总结出了一手好厨艺的精髓，那就是选材、刀工、程序、配料以及火候缺一不可。后来连阮英都开玩笑说：“仔呀，你的厨艺比阿妈高了，将来你要在镇上开个饭店也绝对没问题。”

饭后，龙涛明随阮英进了房间。他把手里攒成一叠的2500元钞票递给阮英，温声说：“妈，今年春节厂里有很多事情，我就不回家了。这有2500元，给您买年货。过节时如果家里有要紧事，再叫诺诺给我打电话。”阮英没接钞票，关心道：“家里不缺钱。倒是你有了女朋友，约会吃饭要花钱的地方不少，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龙涛明一把将钞票塞进阮英手里：“妈，我每月工资挺高的，平常也用不完。您就拿着，给您自己和我爸，还有诺诺也添置几件新衣服吧。”

阮英终于点头，收下儿子的“一片孝

也红

■阿明

心”。看着整叠钞票，她思考片刻后向龙涛明征求意见：“仔呀，这笔钱我想这样安排，给四婆、六婆、十婆和八公以及隔壁的五保户陈华同各送三百块，另外留下一千块，我过年时再买多些年货给他们几家都送去。”眼里闪着对母亲大爱情怀的赞赏与自豪，龙涛明十分同意母亲这个好心关爱他人的提议。

随后，龙涛明便按母亲的意思，带上龙诺一起打着手电筒，在明明的“护送下”逐一上门把钱送到了五位老人手上。憨厚朴实的老人们收到龙涛明家的心意后，个个都感激万分，谢声不停。待他们送完钱回到家，已将近深夜。

此时，阮英正在屋厅切着用猪食的番薯藤叶。望着进屋来的儿子，她用围裙擦了擦手，然后问：“你明天再走？”龙涛明摇了摇头：“明天我要一早主持厂里的生产调度会，现在就得起走了。”阮英默默起身，从她房间拿出三个鼓鼓的小布袋，对龙涛明说：“这几袋是自家打的苡粉、糯米和粟米，你带回去送女朋友同她的家人尝尝。哎，记得抓紧带女朋友回家来让阿妈高兴高兴啊！”

龙涛明连连应好，接过布袋走出去，让小张放进车尾箱。随即，他满心眷恋地同叔叔情深地告别，于夜色中离家，乘车返回树总厂……

翌日，从美国华盛顿直飞江南省云天机场的波音747客机徐徐落地。机场出口处，江南省委统战部马丽科长为刚刚下机的寒雪送上了一大束鲜花。

江南省委统战部在两天前收到美国CIA假借全美华人商会副秘书长之手发来的函件后，直接将接洽美籍华人寒雪一行到江南市进行寻亲投资活动的任务下达给江南市统战部。于是部里委派了马丽前来接机。

江南市正值寒冷天气，机场外冷风伴着着冻雨，给衣衫单薄の下机旅客迎面一个冷颤。机场内外无论饰品或者字画都充满了浓浓的春节气氛，来去匆匆的旅客脸上

纷纷洋溢着即将过节的喜悦。

第一次到江南市的寒雪，并无感受过节气氛的同情，脸上神情冷漠。身高一米七的寒雪踩着高跟鞋，走在人流中显得特别出众，曾在韩国做过美容体的婀娜身姿着实吸引了不少目光。

寒雪身后，紧跟一位推着两个大旅行箱的女人。只见她动作敏捷，表情比寒雪丰富。向马丽介绍时，寒雪说她名叫松田代子并称她为“干妈”，但实际上她同寒雪一样是美国CIA派来的间谍。

出生于1937年的松田代子，今年五十四岁，但从身材相貌到穿着气质，看上去像四十出头，特显年轻。自踏上江南市，她的眼神里便一直闪烁着莫名的喜悦和激动，令寒雪感到十分奇怪。虽然是一起“任任务”的拍档，但寒雪并不清楚松田代子的个人情况，更无从得知她身上由时代造就的传奇经历。

原来，这位松田代子就是江炳炬的大女儿江妞。自12岁离开家乡，她已在外漂泊42载，如今终于再次回到故土，她久藏心中对亲人的思念顿时翻涌如潮，令她情绪难抑，不禁想起自己这数十年来颠沛流离的岁月——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在坡头镇开药材铺以隐藏身份的中共党员官云，受党组织派遣带着同是党员的妻子、独生女儿官艳和当时为他家做帮佣的小江妞，先期到达台湾开展部队兵运工作。

1950年初，由于台湾军事记者蔡乾被捕叛变，供出了一份40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其中就有官云夫妇。到了六月，在台北马场町，官艳和江妞亲眼目睹了官云夫妇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现场还有不少台枪子弹的美军。当时同是江南市籍的台北省民政厅副厅长，对官艳痛失父母的悲惨遭遇深感同情，发善心资助刚刚高中毕业的她赴美留学。三个月后，官艳带着江妞抵达美国弗吉尼亚州，并租住在一个叫松田太官的日本人家里。

天有不测之风云，第二年官艳因车祸骤然去世，无依无靠的江妞被松田太官夫妇收养。松田太官夫妇确有过一个女儿，不幸在1945年死于盟军轰炸。因此，夫妇二人决定正式收养江妞，并特意带她回了一趟日本补办出生手续，就此江妞变成了日本人松田代子。

但即使名字和身份变了，江妞的内心依然牢记自己是中国人，身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饱受着对祖国故土的怀念之苦。每当夜深人静，总要阅读中国文化书籍以慰思念。同时，怀着对美军的痛恨，她也经常翻阅美国报刊，了解中美军事以及财经等方面的情况。她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可凭借聪明天资，尤其是对语言的天赋，不到三年已练就了一口流利地道的美式英语和日语。

至六十年代初，已经习惯做“松田代子”的江妞又逢巨变——养父松田太官突然在寓所里遇害身亡。这时，她才知松田太官年轻时是日本共产党员和反战士。当初是因为不满日本政府国策才愤而移居美国。1951年回日本办理松田代子出生证明时，松田太官的哥哥秘密交给她一份关于731部队的绝密材料，他带回了美国保管。正是为着这份绝密材料，日本情报人员追踪到美国把松田太官杀害了。

顿失家庭支柱，同养母松田夫人相依为命的江妞，为生计到本州的中央情报局打钟点工赚钱。机缘巧合下，情报处参谋汤姆发现江妞精干机灵，吸收她为情报人员。经过高强度的特务训练后，她的情报间谍技能考核部门课程均为A+，曾多次被派往日本便探情报，结果都令情报处满意，自此她便以松田代子之名走上了漫长的特务之路……

这次寒雪受派遣到江南市，目的是要获取树总厂制造超音速航天材料的生产技术，并在必要时进行破坏活动。寒雪以为松田代子真是配给自己的助手。实际上，美国CIA对松田代子另有密令，让她暗中监督寒雪的行动，如发现寒雪有异动可以当场处置。

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寒雪和松田代子的到来，江南市将会刮起怎样的狂风巨浪？请看第三十九章。